



大峪沟记

□ 党广勇

去甘南，只想着草原的辽阔，压根没料到，后来会被一条藏在山里的沟，勾住了脚步。

车过卓尼县城，柏油路钻进沟谷。树影渐密，风裹着湿气——像要下雨了。半小时后，大峪沟的山门在树影里渐显。我们先探的是旗布沟。刚进沟，视线便被前方三座三角峰攥住——它们紧密相连，棱边锋利如刀削，浅黄与深褐的纹路在冷硬石质上交错，透着高原的筋骨。阳光斜照时像镀了层金，石缝里的矮松透着透亮的绿。

转过峰后，众人皆惊。方才并肩的石峰竟换了模样：左峰昂起如雄鸡报晓，喙尖翘展分明；右两峰依偎如姊妹携手，裙裾似被风吹掀。松涛掠过石峰，倒像真有鸡鸣与笑语从岩缝里钻出来。

再往里走不远，一片瀑布群铺在山坳里。水不是一下子跌到底的，像竖起来的梯田，一层一层往下淌。每级都不高，水漫过石沿时薄薄的，看着滑溜溜的，砸在潭里溅起细碎的白花花。水声哗哗的，不急不躁。风带着水珠飘过来，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是沁到骨头里的清爽。

继续往里，山峡渐窄成一线天。两侧岩体光滑如镜，带着刀劈斧凿般的凌厉痕迹，最宽处不足一米，人要侧着身子才能挪步。仰头时，蓝天被挤成一道银亮的线，云在上面慢慢飘，倒像谁在天上晾了块蓝布。岩壁渗着水，指尖蹭过能摸到湿滑的青

苔，凉意顺着皮肤往下淌。溪水从脚边蜿蜒而过，遇陡处便成迷你瀑布，水珠溅在裤腿上，带着股山岩的腥甜。走得深了，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怕惊了这窄缝里的静——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水声在岩壁间撞来撞去，像在跟山说悄悄话。

从旗布沟出来，转道阿角沟。坐上观光车往里走，窗外的景色变得很快，眼前突然就开阔了——一大片草原铺在那儿，草长得又密又绿，牦牛低着头慢慢啃。抬头看云，一朵一朵堆得厚实，有的云顺着山边往下淌，好像伸手就能摸到。车再往前开，两边的山又挤了过来，石头直挺挺地立着，风从底下钻过去，带着点凉丝丝的硬气。偶尔能看见瀑布，水砸在潭里起了白雾，轰鸣声裹着水汽扑过来，风一吹飘过去，又是一阵透心的凉。

草原上能看见五颜六色的帐篷。白帐篷最显眼，像撒了一地的白花，有的门敞着，能看见里面铺着黄乎乎的毡

子；还有种黄里透红的帐篷，布面看着厚实，门口挂着红布条，风一吹就跟着摆……其他颜色的帐篷也各有特色，远远望去，像散落在绿草地上的彩珠。

我们正站在帐篷边看格桑花，就听见一阵马蹄声从草原那头传过来，噶嘚噶嘚，越来越清楚。抬头一看，是个红衣少年骑着马过来了。他身子挺得笔直，手里的缰绳轻轻晃着，枣红马四蹄跑得轻快，鬃毛被风吹得飘起来。少年微微低着头，手指好像要碰到马背又没碰到，太阳照着，他头发上的银饰闪了闪，眼睛亮得很。旁边看景的小孩们都嚷起来，一个个仰着头，眼里全是羡慕，有的拉着大人的手，眼睛直勾勾地跟着马跑。

再往里走，阿角沟的尽头就是洋卓湖。好几座山围着它，湖边还铺着一片草原，绿油油的一直连到湖边。草地上也开着格桑花，像给湖水镶了道花边。湖水静得像时光的镜子，天上的云飘过去，水里也跟着飘，云是什么样，水里就映出什么样，连旁边

的石头山、开着花的树，都清清楚楚地照在里面，像山和草原捧着颗浸了天光的绿珠子。盯着水里的云影看久了，倒分不清是云在动，还是心在动。湖边有条栈道，走在上面离湖水很近，时不时有鸟从水面飞过去，翅膀划得水面一圈圈动。听说到了秋天，周围的树叶子红的红、黄的黄，映在水里更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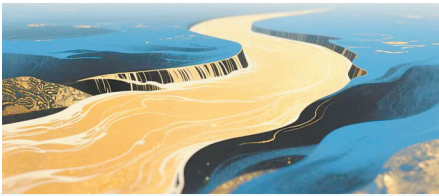
洋卓湖的尽头，是一片浓密的树林。那些树木仿佛久候的老友，静立在湖畔，枝干遒劲，枝叶舒展着像是在招手。古木参天，松针成簇。深吸一口气，松脂的清香混着森林特有的气息漫过来，那是一种淡淡的、沁人心脾的甜，顺着呼吸钻进肺里，浑身都轻快起来。若是雾气未消的晨间来此，云雾像纱幔似的在林间升腾缠绕，松针不时刺破雾纱，树影在雾里若隐若现，才懂“林海仙境”四个字绝非虚言——连阳光都得透过雾霭才能洒下碎金，落在草叶的露珠上，

亮得像草原上散落的银碗碎片。

正沿着湖边慢慢走，忽然飘过来几朵乌云，雨点刹那间就噼里啪啦砸下来，豆子那么大，打在衣服上咚咚响。我们躲在一块大石头底下看雨，倒觉得这雨来得有意思——山被雾裹着，像画还没干。溪水被雨点砸得全是白点，咕嘟咕嘟地冒着凉气，倒添了几分水墨画的润润感。雨停得也快，天看着比刚才更蓝了。山尖上绕着点薄云，太阳出来了，把湿淋淋的草叶照得发亮，格桑花上挂着水珠，一晃一晃的。旁边的溪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石头，太阳照进去，亮闪闪的像撒了把银子，水绕着石头打转转，叮叮咚咚，像谁在摇玉佩。

这里的美，带着高原特有的硬朗。水秀树绿——溪水绕石走，湖里嵌着山，连草叶上的露水都带着股灵劲儿。但比起南方山水的柔和，这儿多了点粗犷——石头山看着就结实；草原敞亮得让人想喊；连风都直来直去的，把心里的烦心事也吹没了。站在湖边看水，一会儿青绿，一会儿发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空落落的感觉全没了，就觉得敞亮舒服。

往回走的时候，太阳把溪水染成了金红色，水面像铺了块融化的铜，偶尔有小鱼跳起来，把水面的光搅乱了。同行的朋友说，走了不少地方，鲜见把树林、草原、石头山、湖水、瀑布全凑在一条沟里，还这么合适。的确，大峪沟藏在高原，把这些好景都摆出来，就等懂它的人来慢慢看。



黄河穿城而过（组诗）

□ 尤效清

中山桥

画兰州 先用曲线画一条河
再用硬笔重墨画一条交叉的杠子
称之为桥 生成兰州的坐标

看兰州 就必须在高空俯瞰
才能看见它的沧海桑田
朗朗风骨

就会发现 昔日的丝绸之路
延伸出了一段钢铁
一头连接古今 一头牵动未来

逛兰州

最好是走水路
黄河的母乳哺育我成长
幸福的童年山高水长

阅读兰州
就用漂流的方式
在浪尖上飞舟

——羊皮筏子
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
被后浪推前浪的黄河传唱

小西湖

这片神奇的水域里
不只生出高楼大厦
也生长蓝天白云
芦苇荡 一部经典的摇篮曲
被黄河的儿女传唱

这里的落日
肯定掉进了水中
不然 一座城市的脸庞
怎会被晚霞浸染
怎能有渔歌唱晚 莲池夜月

小西湖的小是不是
小棉袄的小 当你在梦中
用兰州方言轻唤她的乳名
百里风情线 正像一位幸福的母亲
分娩出一个草绿色的黎明

故乡的韵脚

□ 王正荣

白龙江，默默地融入嘉陵江
橄榄叶把春光揉成翡翠
青泥岭的褶皱里
椒香四溢
高天厚土传来号子的铿锵

古栈道悬在半山腰间晃悠
嘉陵江的涛声
漫过四季如歌的田垄
银杏叶盛黄的日子
我在北纬33度山间
眺望药乡父母薅草的弧线

当牛角号响起
篝火映红了山寨新村
天池的蓝
倒映着寨乡人裙摆的花纹
舌尖上的平仄
早已被麻辣成
故乡独有的韵脚

长城上的一块砖

□ 何军雄

从一块砖里，长城
延伸出来，抵达故土
从山海关到嘉峪关
所有的风华倾泻千里

守城的将士，个个
精神抖擞，兵马俑一般
伫立成长城的姿势
无数的砖块，堆砌成
山河的高度和海拔

一块砖，一块青砖
从古长城的一角站定
如同民族的声音韵
坚强，挺拔，笔直
沿着华夏的脊梁盘旋

梦里依旧那条江

□ 曹建华

白龙江流淌过陇南市武都区，一路豪情万丈，沿山带水，直流向嘉陵江。第一次看到白龙江，我就由衷地喜欢上了它，被它那博大的胸怀而感动。一条江河对于小城的人们来说，那是时间的流向，也是大自然的坐标。

一条江水，阻隔两岸。岸边小城是一个热闹有加的地方，但是要去城里办事、购物或者送孩子们上学，过江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铁索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两岸群众出行的首选。在日出日落间，乡亲们的日常让这日子变得有滋有味。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过桥。我们走上去，能感觉到脚下摇摇晃晃，低头看到白龙江水面上有一种晕晕乎乎的感觉。如果不是雨季，江水自然是舒缓而平静的，但若遇上雨后，江水上涨，涛声很大，胆小的人走在铁索桥上会很害怕，但我们几个学生娃却想在这时节走在桥上看风景——细雨苍茫，让人向往。回头再看，桥南对岸的村庄，有许多的树，泡桐树、杨树以及不知名的小花，最吸引人的是农家小院里的柿子树，一到秋天，远远就能看到那一棵棵的柿子树伸到院子外面，红红的柿子挂在树上，像小灯笼一般。

于是，没课的时候，我们便结伴去同学家摘柿子。那是一座很普通的农家小院，院子周边栽有两棵柿子树，柿子树上的果实已经显出红色，吊在树叶下真养

眼。望着柿子会马上产生想吃的欲望。于是同学便摘几个柿子给我们，并说不能马上吃，要放上几天，成熟后脱去了涩味儿，会更加香甜。于是，我们就将摘下的柿子带回家照样放好。几天后，熟透了的柿子软溜溜地更加鲜艳，轻轻地剥去皮后，吮食到嘴里，其味道赛过蜂蜜，那甜味一直留在我心里。

那时，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是夜幕初降时白龙江边的水稻田。彼时正是水稻直直生长的季节，绿意盎然，我们不下田，因为怕踩坏水稻。很多年后，想起那块秧田的绿就像一幅油画留在了我的心里，想起稻田也便想起了那条江，于是总想找时间回到那魂牵梦萦的江边，寻找我少年时的牵挂。

白龙江水有一种不寻常的魅力，会将你紧紧地吸引。特别是在盛夏七月的傍晚，江面上清爽的风吹过，使人顿消湿热之感。而清晨的白龙江则是另一种氛围——天色微亮时，江面上就悄悄地拂去了轻纱般的薄雾，很快，红红的霞光从江水与大山相依的深处跳了出来，犹如火球绽放在江面上，站在大桥上远望，江面上似乎银光闪闪，小城的人们开始了充满烟火气的一天。

与朋友晚饭后备游白龙江畔，眼前俨然是一幅海滨的形象。说着话，天空中落下小雨。此刻，天与江仿佛融合在一起，淅淅沥沥的雨丝织成的雾，尽显梦幻般的空旷与安静，更使人想起了少年时江边沙滩的夜色……

身旁杂草丛生，鱼虾搅浑了清澈，蛙声惊扰着清梦，却依然“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田田的叶子无穷碧，鲜艳的花朵别样红。即使没有诗家墨客的吟诵，依然留得清香在世间。人生天地，何必困于一时失意？何须自缚于忧伤愁怨？

自是，那一缕荷香便一直飘在心间，斜漫在我的记忆中。

暑天，骄阳似火，一场骤雨来得正是时候。来到久违的新丰桥荷花池。荷花池娇小而精致，被周围的村舍合抱，在田野间高高低低葱葱郁郁树木的呵护中，安闲惬意。雨霁风轻，硕大的荷叶像刚刚出浴般绿得发亮，娇艳的荷花，或红，或粉，或白，宛如点缀在绿毯上的珍珠，在晨光中熠熠生辉。阳光洒在平静的水面，泛起粼粼金光。早有蜻蜓彩蝶在花丛中翩然曼舞。不等走近，夏风已裹着一股清香迎面而来，令人顿觉神清气爽。细看，一池荷花，或半开，或全绽，香气便从那粉白的瓣子里漫出来，混着水的潮气，在风里荡来荡去。偶有花瓣落进水里，打个旋儿，香气也跟着漾开，淡淡的。

喜欢荷花，尤眷恋那缕缕醉人的清香，于是常常徜徉于荷塘。晨雾未散时，荷花娇艳欲滴，荷香如带着水汽的绸缎，沁人心脾；暮色初降时，绕着莲塘慢行，风如青碧色的流体，掠过水面时碎成银鳞般的波光；待月色悄然而至，整片荷塘被晕染成如青铜镜面般；暮霭沉沉时，荷香又成了浸透月色的乐曲，弥漫在耳际，无声地将夏日的燥热，酿成了馨香四溢的清涼。



百花

第 3339 期

秦岭连翘花海

〔油 画〕

蒲晓康 作

大阪墩的鹰

□ 刘爱国

遥遥相望，在亘古的风中传递着烽火中的警戒。深谷自墩下向西北蜿蜒伸展而去，如同大地被时光镌刻的一道苍劲褶皱。目光循着谷底的路，峰回路转，曲径如蛇行，绕过了传说中马蹄创出的清冽甘泉，最终遥遥指向羊台山的方向。羊群与骆驼是这幽深峡谷的常客，背负着叮当作响的驼铃，踏起一片微红的尘雾。峡谷深洞偶尔有如我这般莽莽撞撞的探险者，在羊群骆驼踩出的印痕里，怀着忐忑与好奇，试图穿越这隐秘长廊。

记得一次秋日穿越峡谷，头顶的天空仿佛骤然变小了。一只鹰不知何时飞起，在高空盘旋，如同一枚悬在头顶的灰色符号。它似乎忧虑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会窥破它栖息与猎食的秘密领地，便一路追随，巨大的翅膀沉稳地划开深秋清冽的时空。它飞得那样高，然而那份盘旋的执着却如影随形，将激情灌注到我们的每一次喘息与跋涉之中。谷中两侧，是大地裸露的壮丽丹霞。秋阳下，赭红、铁锈、孔雀石、绿宝石、金黄、土黄、墨绿、赭灰等斑斓的色彩被光线点燃了，灼灼跳跃着，层层叠叠，如凝固的火焰，又似天神醉酒后续随意泼洒的颜料，绚烂得令人目眩

辛家大山兀自矗立于合黎山的苍茫之中，而北侧最高处的大阪墩，则如天穹遗落的一颗印信，压着山巅，也镇住了合黎山的苍茫和孤寂。墩台脚下，几千年来，日月的沧海横流让深谷劈开大地，刀削斧凿的陡峭崖壁直落谷底，投下幽暗浓重的暗影，崖壁的缓坡上点缀着几户牧羊人家，隐约有鸡鸣犬吠之声传来，这脉脉的息生，为那沉寂的巨墩添了一抹烟火气。

鹰惯常蹲踞于墩台之上，有时竟显出一副懒洋洋的姿态，仿佛墩台石缝里长出的另一块有灵性的石头。它半合着眼睑，翅膀收敛在身后，任凭阳光在铁灰色的羽翼上流淌，任凭阳光在铁灰色的羽翼上流淌，仿佛也沉入了亘古不变的冥思。然而，野兔在坡下刚探出头来，刹那之间，那静物便陡然化作一道凌厉的闪电！只见它双翅猛振，身形如箭离弦般疾射而出，天空里划过一道决绝的弧线。可怜的小生灵，尚不及惊跳，便已被利爪牢牢攫住，于无声中成为这墩上孤绝雄者的果腹之食。

站在大阪墩上，极目而望，东南方向是破山口陡峭的烽燧，西北则是羊台山烽燧，两座沉默的瞭望者

神秘。

清晨，当第一缕金线刺破东方的薄云，辛家大山霎时通体被一种沉甸甸的金光所笼罩，鹰便在这辉煌之中振翅而起，直直地飞向初升的朝阳，羽翼边缘仿佛融进了金色血液。及至傍晚，大阪墩又披上了华美的晚霞霓裳，辛家大山在夕照里变幻出无穷的瑰丽色彩，像是燃烧的锦缎铺展于天地之间。落日熔金，奇异的光芒在山峦间弥漫开来，山体上嶙峋的怪石也霎时“活”了过来——神龟石虔诚地合拢前爪，金蟾岩则显露出拱起的脊背轮廓，金毛狮王、狼王们默默守护着大山，使得这沉默的辛家大山山体仿佛披上了一层神秘薄纱，在暮色四合中更显深邃。当夜色终于覆盖了一切，月光与星光悄然降临，洒落于墩台与山脊之上。大阪墩连同辛家大山，便从此深植于旅人的梦境之中。

我总冥想着那鹰，它俯冲而下的决绝，它盘旋高天的孤傲。它爪下的猎物，连同它自身，皆不过是这亘古荒凉里，一个被光阴反复咀嚼又吐出的瞬息而已。大阪墩默默地托举着它，如同托举起一个关于守护与生存的、古老而往复的永恒寓言。